



回首與展望： 3D--Discipline, Desire for Discovery

陸偉明*



我於 1985 年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業，接著就去當國文老師，由著對教育的熱忱，就負笈重洋去念「教育心理學」。但指導教授看我碩士班階段的統計課都修得這麼好，就鼓勵我去念博士班、專攻方法學。高中數學要補考的我，可對自己沒有什麼信心，但在老師的循循善誘下，於 1992 年獲美國喬治亞大學教育心理學博士。

我在念博士班的時候遇到也正在統計所唸博士的另一半，婚姻裡需要相當多的協商與共識，我們一起努力、各自完成論文；之後也是秉持著這樣的態度，來應付生活中的諸多挑戰。畢業後我帶著滿八個月大的孩子回國找到空軍官校的教職，在那裡主持一個飛行員心理測驗的研究小組，那是對新科博士極大的考驗與訓練。接著 1996 年成功大學成立教育所，我就來到成大，在這裡穩定成長。於是在 1999 年升教授，2002 年獲國科會吳大猷紀念獎、2004 年國科會教育學門傑出研究獎，這次是第二度得獎。期間我也獲國科會出國補助兩次，以及 Fulbright 資深學者赴美研究獎學金，這些難得的機會讓我能與國際學者交流合作。在服務方面，我曾任教育所所長與師資培育中心主任、國科會教育學門召集人。並獲成功大學九十五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、2008 年喬治亞大學教育學院

*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

傑出校友獎。

我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教育統計，發表有中英文論文五十餘篇。我在選博士論文題目時，考量到教育研究的資料型態常有異質性變異數且非常態分配，於是開始應用電腦模擬技術進行這方面的研究。來到成大後我更能持續這些新興的統計議題。我一開始是採用削截平均數 (trimmed mean)，再加上統計量轉換 (statistic transformation)，並將這些統計方法應用到變異數分析與線性迴歸。後來另闢一主題，就是探討樣本數估計，接續還有信賴區間的估計，以及樣本最佳化配置 (optimal allocation)。這些都是我認為在實驗設計裡很實用、很有趣的問題。掌握了研究方法與主題後，我的論文發表之路在 2000 年以後就比較平順了。我覺得能系統性、持之以恆的去做，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。另外，我很能夠大量閱讀，除了訂閱期刊 *E-alert* 之外，我會固定去圖書館瀏覽，這帶給我莫大的樂趣，尤其是看跨領域的東西，常會給我很多想法。但是若只看不寫，會流於眼高手低的層次；因此，勤於寫作是不二法門。表面上看，寫作的 ABC 很容易：精確 (Accuracy)、簡潔 (Brevity)、清晰 (Clarity)，但這也是要花相當精神琢磨在字裡行間的。若以教授升等之比重來看：教學 (40%)、研究 (40%)、服務 (20%)，我們每週花在研究寫作的時間常常是很容易被其他雜務侵占，這是許多研究者最會忽略的地方。

在我研究的過程中，許多想法若沒有辦法用公式推導，就要靠電腦模擬來完成。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程式已經上千行，多到難以偵錯，最後趁小孩還在學校而我有春假的那一週，改用 SAS IML 程式，不到兩百行就解決了。這給我很大的啟示：若我有比人多一點成就，那是因為我能善用我的利基與優勢。在博士班時所學的程式撰寫，是我日後的重要研究工具。我也深深感受到：只有善於時間管理，才能擠出比別人多一點點的時間，來進行研究。當三個孩子還小的時候，我無可避免的花比較多時間在他們身上，我也盡量不要當「模範母親」(犧牲奉獻型、含辛茹苦型)，才能保有我自己的生涯發展。沒錯，在男性這叫做有「事業心」，在女性這叫做「自私」。所以我也常要確定自己不要角色錯亂。

當我閱讀《傑出女性學者給年輕學子的 52 封信》¹ 這本書的時候，我發現這些傑出獎得主多數會感謝她們的先生所給予的諒解與支持，但是在另一本

¹ 李遠哲、蕭新煌主編 (2004)。天下遠見出版。



姊妹書《傑出學者給年輕學子的 67 封信》裡，男性的學者會感謝他們父母的栽培。我覺得這個現象很值得探討。女性研究者一旦步入婚姻，很容易就變成「性別分工」裡的第二性；諷刺的是，我的性別意識發展與專業成長就因此與時俱進。在與國科會新進學者座談會中，常有女性老師詢問到如何兼顧工作與家庭²，但這在男性教師就比較沒有這樣的顧慮。你我若不願落入到「以愛為名、行剝削之實」的家庭角色，就必須有所覺醒、有所行動，來實踐性別平等！不論男性女性我們都要努力讓每一個人都能活出自己。我認為對知識的追求，其過程比知識本身更重要。我喜歡 3D：紀律（Discipline）、冀求發現（Desire for Discovery），以此與大家共勉。

² 陸偉明 (2010)。〈新進學者的擔心與迷惘：座談札記〉。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》，11，27-36。